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0209954

10位ISBN编号：7550209952

出版时间：2012-12

出版单位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者：云苒

页数：480

字数：446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### 内容概要

罗帐垂，红烛燃，清幽果香，君郎身旁，在后宫的日子，这样便足以。

15岁那年，沈萱被赐婚于三皇子李纯为正妃，她满心欢喜。  
身为兵部尚书的女儿，这桩婚事不得不说是门当户对，也是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姻缘。  
27岁那年李纯登基，她理所当然执掌凤印。  
但做皇后之后，沈萱的身体每况愈下，长期服药不见起色，这时，她还有了身孕。  
她不愿舍弃这个孩子，却因身子吃不消而小产，继而血崩而死。  
自此皇上因为皇后薨逝而颓丧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恍如一梦，她醒来之后灵魂竟到了宁鸢这个小采女身上。  
既然再世为人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与心爱之人再次相守。  
在精心设计之下，怀上子嗣，荣获圣宠。

然而就在她怀有身孕喜不自胜的时候，一次意外，却让她发现了当年的秘密.....  
皇上，你可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：“萱儿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  
彼心即我心，不负相思意。  
”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作者简介

云苒

磨铁中文网签约作者，擅长细腻绵情的情感描写，以写作为第二生命。  
网络代表作《九重宫阙之宁鸢》深受读者喜爱。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 (全2册)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重生
- 第二章 和宫觐见
- 第三章 一箭双雕
- 第四章 惊雷
- 第五章 中秋夜宴
- 第六章 一舞动长安
- 第七章 下毒
- 第八章 迁居
- 第九章 白雪红梅晋封时
- 第十章 除夕
- 第十一章 雨露承恩风波起
- 第十二章 含元殿内初相识
- 第十三章 走水
- 第十四章 心计
- 第十五章 承宠
- 第十六章 新晋贵宠
- 第十七章 信任
- 第十八章 移宫
- 第十九章 采选
- 第二十章 难产
- 第二十一章 有喜
- 第二十二章 举荐
- 第二十三章 新人
- 第二十四章 惊天秘闻
- 第二十五章 滑胎
- 第二十六章 心死
- 第二十七章 折辱
- 第二十八章 绝境
- 第二十九章 转机
- 第三十章 夺宠
- 第三十一章 喜脉

.....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重生元和元年，四月春暖，草长莺飞。

罗帐垂，红烛燃，清幽的果香似有若无地弥漫在空气里，沁人心脾，甜而不腻。

沈萱闻着满室的香甜，却是靠在鹅毛软垫上，微微喘气，颇有些吃力。

怀孕已经八月有余，身子不仅是越来越重，亦是越来越弱，做什么事都有些力不从心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前两年跟随皇上南征北战，累垮了身体，如今不管多少汤药灌下去都有些积重难返之象。

“哎呀……姐姐怎么不躺着呢？”

“随着说话声一块儿踏进屋里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肌肤白皙，眉眼弯弯，这是她唯一的妹妹——沈芙。”

见她手中还端着一碗药，沈萱瞥了一眼，便不由得皱了皱眉。

“我知道这药不好喝，瞧，我已经拿了蜜饯在边上放着了。”

“沈芙端着药走到床边坐下，又扶起沈萱让她靠得更舒服些，这才亲手给她喂药。”

药依旧是那样苦，喝了大半年，这样的苦味早已熟悉，却还是不能习惯。

小时候她身子一向很好，却不知如今怎么说垮便垮了下来。

也许命数都是注定的，她也过了这么多年的好光景，老天总要向地收回一些才算公平。

含着蜜饯让口中的苦味散了些，她才能开口说话：“先前不是让你去休息了吗？”

“怎么又亲自把药拿来了？”

“你是我唯一的姐姐，芙儿自然要亲力亲为。”

“沈芙把药碗搁在一旁，又取了一把竹丝扇来轻柔地替她扇着风，“这偌大的皇宫，说起来什么都是最好的，可姐姐的身子却一日比一日……”她说着不由得有些哽咽，顿了顿才又道，“爹娘和哥哥们都很担心，我听说昨儿个爹爹还上疏皇上，说要在外头请大夫来给姐姐瞧瞧，说这太医院的人都不知是怎么当差的，多少药用下去也不见起色。”

“沈萱淡淡地笑了，心中半是感动半是担忧：“爹爹不该这样说的，让太医院的人听见了心里头也不舒服。”

“何况皇上会为难吧？”

“爹爹都上疏了，他答应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为难的？”

“沈芙不以为然，“皇上当下便答应了，如今爹爹已遍访名医，相信不日便会请入宫中为姐姐请脉。”

“姐姐就放宽心，好好休息好好养胎，来日为我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外甥！”

“你这皮丫头……”沈萱笑着摇摇头，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却忽然一丝疼痛自腹中传来，不禁轻抽了口气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沈芙忙伸手扶她，“是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“可能是胎动，不……啊……”又是一阵绞痛，她不由得呻吟出声来，脸色亦瞬间变得惨白，过了一小会儿额头上细密的汗水就仿佛要滴下来似的。

“莫不是孩子要早产？”

沈萱一惊，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咬紧牙关道，“快去请太医！”

“怕是……怕是……”沈芙一下明白过来，连连点着头冲了出去，沈萱身子一软，顺着软榻便悠悠滑了下去…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疼痛，每一下都像是要把她撕裂开来，又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，在拖着她不断往下坠，往下坠……不管她如何努力，如何伸出双手想要抓牢眼前的一切，却依然逃不开，只能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翻滚、挣扎。

耳边还有稳婆们在不断说着什么，可沈萱已经全都听不清了，她只想在这一片黑暗中再见他一面，一面就好，哪怕……只是听他再唤一声“萱儿”，她便心满意足了。

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”

萱儿，这便是说我与你呢。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 “萱儿，我定向父皇表明心意，此生此世，你都是我唯一的正妃！”

” 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”

萱儿，彼心即我心，不负相思意。

” “萱儿，朕已坐拥大唐江山，你理当是朕的皇后，此生此世，绝无更改。”

” “这胎一定是个小皇子，萱儿，待他长大了，朕便封他为太子，让他把朕打下的江山好好地绵延下去，千秋万代。”

” 千秋万代……只可惜，她连白头到老都已经不能再相伴了。

前尘往事点点滴滴，都是她心头至宝，且让她守着这些回忆到阴曹地府中去吧，而他一定要好好地活着。

待他百年之后，他们再于奈何桥上相遇，一同饮下孟婆汤，一同轮回，来世再完成这“白首不相离”的承诺……眼皮越来越沉，沈萱终于放弃了挣扎，任由自己被黑暗完完全全地包裹……上穷碧落下黄泉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奋力穿梭在一片黑暗的迷雾中，只隐隐约约觉得前方有一丝光明，她便迫不及待地要向那个地方走去。

她只觉得每走一步都那样的艰辛，身后似有千军万马在拖曳，可那丝光明，仿佛是他的脸孔，让沈萱不忍不愿也不能就这样离去。

忍受着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的疼痛，眼前的光明终于触手可及，她伸出双手，想要拨开那层朦胧，却无论如何都拨不开，反让它把自己缠绕得愈加紧致，几乎要透不过气来。

不……不要……沈萱挣扎着睁开眼睛，才发现方才不过是梦一场，唯有头晕得厉害。

只是……只是她竟没死？

之前因动了胎气早产，她不是早已药石无医？

全无头绪。

沈萱抬起一只手来按了按额头，哑声唤道：“晴芳，晴芳你进来。”

” 晴芳是她的贴身侍婢，平时总在近旁，今日倒不知走去了哪里。

稍待了一会儿，却还是不见人来，她正头晕得难受，不由得急躁起来：“人呢！”

都去哪儿了？

来人！

” “来了来了……哟，采女您醒了？”

” 终于有个小丫头施施然从外头走进来，言行举止却并不谦卑，沈萱蹙起了眉头，倒是不记得她宫中何时有这样不懂规矩的宫女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本宫头晕得厉害，去请太医。

” “请太医？”

” 那丫头似是怔了下，自行走上前探了探她的额头，“采女您不是病糊涂了吧，也没烧着呀……奴婢春禾，您不认得了？”

” 竟真有这样不懂规矩的宫女，沈萱眉头紧蹙却心中猛地一震，倏然转醒过来。

采女？

那宫女方才唤她采女！

眼睛猛然瞪得老大，她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也顾不得头晕了，草草环顾了一下四周便说不出话来。

这间屋子绝不在甘露殿中，小小的一间房，布置得十分朴素，确实只是个采女的规格，还是个不受宠的采女。

沈萱心中紊乱，下意识地将手放到小腹之上便又是一怔——这小腹平平，莫说没有怀孕过的痕迹，也不是有孕之前她触碰自己的感觉。

再看双手，也觉得这并不是自己的手，要更纤细些、瘦弱些。

“您……您没事吧？”

” 方才自称春禾的宫女见眼前之人总像是不大正常，不由得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肩：“采女？”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宁采女？

”沈萱浑身一颤，半晌才能说上一句话来：“宁……采……女？”

”“是呀。

”她点头，“奴婢是春禾，您是宁采女，这儿是您的房间。

”又是一阵头晕袭来，沈萱捏了捏眉心，在心中反复思量，却也实在想不起这宁采女是何许人也。

后宫中人实在是多，平日里她们去甘露殿向她请安，也只有才人以上的位分才可入得殿内，其余人等不过是在院中遥遥行礼，也许宝林她还能依稀认得几个，这最末等的采女如何能记清。

只是……她如今是再世为人，重生到这采女的身子里了吗？

是上天听见她的祈求，让她有机会可以再见一见他，可以再续前缘？

那之前的那个她呢？

又当如何？

定了定神，沈萱忙试探着问道：“皇后……皇后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”春禾有些惊讶她会问起皇后，探头看了看门口无人方小声道：“昨儿半夜您昏迷的时候皇后娘娘薨逝了，连腹中的小皇子也未能保住。

听闻此刻皇上正在甘露殿，哪儿都不肯去。

”薨逝……小皇子也未能保住……沈萱心中蓦然一痛，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。

她虽知道自己活不了，可也希望自己的孩儿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这世上来，但她这做娘的不中用，保不住自己也保不住他，还未让他看一看这五彩纷呈的人世间，便匆匆而去了。

上苍何其残忍。

皇上心里也一定很难受，同一时间失去了尚未出世的儿子与结发妻子，青梅竹马的当年，她曾承诺要与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如今却留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，他必要怨怼。

抹了眼泪，沈萱掀开薄被便要下床，春禾轻呼一声，忙将她拦住：“采女您这是要做什么，去甘露殿吗？”

”沈萱应了一声，又听她道，“您不知道，您昏迷的时候，娴芳仪已经派人来传过话，暂时各宫众人都未必赴甘露殿守丧，只皇上和沈才人在那儿守着。

采女，这可是皇上的意思，您要是去了，恐怕要连累我们所有人。

”“沈才人？”

”她记得后宫贵人之中，似乎并没有这一位。

“是皇后娘娘的亲妹妹，听闻皇后弥留之际，皇上为让皇后安心，特册封她妹妹为才人。

”竟是这样！

沈萱沉默了下来，心中不知作何滋味。

他的心意她都明白，只是芙儿年方十五，如此一来，这一生便都辜负了。

若是留在家中，父亲必会为她指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，可以为人正妻，不必与这后宫三千佳丽争那一个男子的恩宠。

不过春禾这一拦，也让沈萱心思清明起来。

如今她再世为人，可说出来谁会相信？

人人只当她是蓄意争宠又或是妖孽附身，指不定一把火烧了，她还拿什么来与他再续前缘。

她不能，不能再以沈萱的身份活着，到了这个身子里，是福是祸，她都只能是另一个人了。

“春禾，你还记得本……还记得我的闺名是什么吗？”

”“自然记得。

”春禾不明白今日这采女是怎么了，总问些奇怪的问题说些奇怪的话，但心中虽有疑惑却还是回答道：“您的闺名单字一个鸢字，皇上当时还曾夸过您是一朵漂亮的鸢尾花呢。

”鸢尾……沈萱淡淡笑了笑，手却慢慢握紧了一边的薄被。

原来再世为人，她叫宁鸢，是一朵宁静的鸢尾花吗？

她不要做一朵默默无闻的鸢尾，她要回到他的身边，在他的身边灿烂夺目地绽放。

第二章 和宫觐见皇后薨逝，和宫服丧，免除一切典仪，三月不闻乐声。

皇帝李纯日日夜宿甘露殿，无论多少人劝说于龙体有碍，他都不曾听劝。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最后还是太后亲赴甘露殿，将皇帝连拖带拽地“请”去了她的祥恩殿，这才让后宫诸人松了一口气。这也难怪，皇上皇后夫妻十二载，鹣鹣情深，如今生死永隔，如何能不伤心。

宁鸢耳闻这一切，纵然心痛，奈何自己现在不过是个小小采女，不要说劝慰，就连面见皇上也是一桩难事。

开始的时候，她自然是心焦不已，可慢慢沉静下来，接受了这样一个身份，她也就想明白了——只要还活着就会有重聚的机会，以她对皇上的了解，要沐浴圣恩并非难事，此时静下心来暗待时机便可。

如此，服丧期间，她也渐渐弄明白了这身体原先那位主子的情况。

原来这宁鸢的父亲原是中州长史，也是位正六品的官员了，奈何遭奸人陷害，家道中落，父亲惨死狱中，家中女眷则一应送入长安为婢。

她与妹妹入了宫做宫女，可妹妹身子弱，一路舟车劳顿，入宫没几日便撒手人寰，留下她独自一人。

好在她人长得清秀，也颇聪慧，新帝登基之后她就被送去御前奉茶。

有日皇上略饮了酒，见身旁红袖添香不由得心动，便宠幸了她，随即封了采女的位分。

只是毕竟是一时兴起，宠幸了一两次之后，也就渐渐抛之脑后了。

这样也好，做一个皇上都不记得的女人，才好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他面前。

“采女，听云姑姑来了。”

“春禾自门外进来，通传了一声便迎了来人入内，宁鸢听闻忙迎了出来。”

她如今住在秀坤宫，此宫的主位是嫔芳仪司徒露薇，而这听云是嫔芳仪的贴身侍婢，她少不得要给几分薄面。

“宁采女安好。”

“姑姑客气了，快不要多礼。”

“宁鸢忙虚扶了一把，笑着问，“不知姑姑怎么来了我这偏殿，可是芳仪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“听云倒也不与她客气，就势站起来掸了掸裙摆，道：“方才惠妃娘娘派人过来传话，让明日辰时和宫入宝华殿觐见，芳仪娘娘听闻，特意让奴婢来与采女说一声，明日也当打扮妥当了去宝华殿，不能失了礼数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宁鸢略略福身，“劳请姑姑回娘娘的话，妾身自当准备妥当，不叫娘娘失礼。”

“听云斜斜瞅她一眼，欲说什么却还是按捺住了，应了一声便福身告退。”

宁鸢又笑着送她到门口，这才渐渐敛了笑容回内室坐下。

惠妃……郭静岚。

她竟这样耐不住吗？

皇后刚刚薨逝，她便急着要代皇后执掌凤印。

不过想想也是，她盼这一日该是盼了许久。

当年她与沈萱同日被赐婚于李纯，彼时，沈萱之父为吏部尚书，郭静岚之父郭暖乃升平公主的额驸，然而册封之时，却是沈萱为正妃，她为侧妃。

皇上登基，沈萱的父亲位迁尚书左仆射，居从二品，而额驸郭暖却英年早逝。

没了母家的支持，自然是沈萱被册为皇后，郭静岚为惠妃。

虽然惠妃乃三妃之首，但终究还是低人一等。

从嫁入王府，十年间一直屈居人下，心高气傲的她怎能甘心。

现如今皇后去了，后宫除却太后便唯她独尊，她也是时候好好扬眉吐气一下了。

只是恐怕要苦了后宫诸位姐妹，宁鸢摇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郭静岚为人泼辣任性，从前除了稍稍给她这个皇后一些面子，对其他人早就已经趾高气扬了。

嫔芳仪当年也是府中的侧妃，因为父亲位居从四品所以只封了芳仪，这两年可没少受惠妃的气。

看来宫里就要有好戏上演了，但愿她只是个看戏的，而不要做那戏中人。

第二日天微亮，宁鸢就起身了。

现在她是个采女，身边只有一个宫女服侍着，可不比从前。

但是和宫觐见，从头到脚都马虎不得，惠妃又是个喜欢无事生非的主，她位分虽居最末，但若有何处不妥当，用来杀鸡儆猴真是最顺手不过的了。

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洗漱完毕，用鸭蛋粉扑了面，以铜黛细细描绘出涵烟眉，又以绵燕支点缀，宁鸢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方打扮妥帖。

春禾细细打量她的妆容，心中不禁疑惑：“以前皇上过来，也未见采女如此悉心装扮，怎的今日……不过您细细打扮起来，真美。”

宁鸢也在镜中仔细瞧着现在这个自己，说实话，这丫头虽不是倾国倾城之貌，但也着实清丽无双，一对剪水双眸尤其好看，难怪皇上会一时动心。

这样的女子再加上几分聪慧，想要博得男子的宠幸并非难事，可她却不受宠，想来，也从未对皇上的恩宠上过心吧。

淡淡一笑，她吩咐道：“春禾，替我梳一个单螺髻。”

“会不会太普通了？”

春禾眼珠子滴溜一圈，笑问，“不如梳个垂髻分肖髻，还有些活泼之色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宁鸢摇摇头，想了想又开玩笑道，“垂髻分肖髻也好看，待来日我若得蒙圣宠晋了御女，你再替我梳吧！”

春禾愣了会儿，她服侍宁鸢也有大半年的时光，印象里采女从不是个对位分恩宠上心之人，所以渐渐地她也就不那么小心服侍了。

如今采女病了一场，醒来倒像是想通了。

本来嘛，在她想来，既然已经是采女，何不再努力一些做个才人、美人，比起最末等的采女来，那些才能算是个正经的主子。

她想着也不禁喜上眉梢，忙点头应是：“奴婢这就给您梳，一会儿梳好了再配一支素银雕花簪，还有您那件湖蓝织花锦的衣裳，一定娟秀大方。”

“好。”

宁鸢转过身去，任由她为自己梳髻，心里也微微松了口气。

要在这后宫生存，身边必要有个贴心体己的侍婢，当年做皇后时，是从小跟在自己身边的晴芳服侍着，可现在再想要她服侍必然是不可能的。

这个春禾，虽然开始的时候对她不甚恭敬，但她区区采女且不受宠，那样对她也是人之常情。

方才她特意说了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，谁知这丫头一点就透，竟也是个明白事的。

这样一来，她好歹也有了个可以相助之人——至少，不会坏事。

卯时三刻，后宫妃嫔齐齐候在了惠妃的宝华殿外。

为首站着的自然是嫔芳仪，之后是育有皇长子的纪美人，次之是方才人、程才人，再后是六位宝林、十位御女，最末是她们一众采女。

宁鸢低眉垂首而立，心中却有疑惑，妹妹沈芙已经被封为才人，怎的今日却未曾见她在人群中？

只是她的身份也不便开口询问，只好作罢，静静等候觐见。

一会儿嫔芳仪先进去，然后再依着位分分批进去。

晨昏定省时，宝林、御女与采女是不必入正殿的，但和宫觐见不同，每个人都得入正殿叩拜请安，方可离开。

惠妃，真是好大阵仗。

此时正值炎炎七月，虽是清晨，太阳却早已高挂，站了不一会儿身上便有一层汗水。

宁鸢在宫门外足足候了大半个时辰，首领太监才出来通传各位采女觐见。

她虽明知众人不可能格外留意她，但还是定了定心神深吸一口气才跟着大伙儿一起走进去。

进了正殿，只见惠妃坐于上首，嫔芳仪与纪美人坐于左边，方才人与程才人坐于右旁，宝林、御女等人皆站在后头。

至于她们采女则一字排开，因人数较多，共站了三排，每排六人，宁鸢正巧站在第二排中间。

众人站好后便齐齐下跪，行叩拜大礼：“臣妾恭请惠妃娘娘金安，娘娘万福。”

语音落，正殿内便一片寂静，不再有人出声。

这么安静而诡异的气氛，宁鸢不由得就紧张起来，于是把头埋得更低，只盼望不要有人注意到她。

静待了片刻，惠妃的声音终于懒懒地响起：“嗯……都起来吧。”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 “ 谢惠妃娘娘。

” 宁鸢跟着众人起身，头依然低着，并不敢抬头望。

惠妃斜眼打量着她们，手中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撇着茶沫，忽而轻声一笑：“一个个都低着头做什么？来，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，一个个都是怎样的花容月貌。

” 宁鸢微微蹙了蹙眉，还是不动声色地与其他人一块儿抬起了头，方看清了惠妃今日的装扮——头上梳的是朝云近香髻，髻上斜插一只金镶玉步摇，髻周以珠翠点缀，艳若桃李；银盆似的脸上峨眉淡扫，美目顾盼，额间一朵梅花花钿精致雅丽，楚楚动人；而身上穿的是大红色的云锦织花罗襦，又以金丝银线绣了大朵大朵的牡丹，雍容华贵。

看来她这一早上，着实是精心准备了。

惠妃细细瞅了她们一会儿，又是莞尔：“本宫还以为都是如何绝色呢，原来也不过尔尔。

周采女是哪一個？

到前头来。

” 站在宁鸢左边的女子身子颤了颤，缓缓地走了出去。

宁鸢看不见她的脸，只觉得背影单薄瘦弱，见之可怜。

“ 嗯，你倒果然有几分姿色。

” 惠妃饮了一口茶，脸色蓦然一变，“给本宫掌嘴！”

” “ 是。

” 她身边的人即刻上前，两个小太监将那周采女摁住，另一个宫女伸手便是重重一巴掌下去，丝毫不手软。

那周采女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地，连声求饶：“娘娘息怒、娘娘赎罪！”

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臣妾以后一定不敢了！”

” 惠妃斜睨她一眼，并不吱声，只是使了个眼色，手下的宫女便又上前狠狠几个耳光下去，很快就将那周采女的嘴角打得肿起了一块。

宁鸢看她跪在地上受罚，心中无比难受，如鲠在喉，却又什么都做不得。

她如今人微言轻，纵然想要替人出头也要看看自个儿有没有那个分量，否则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就是她自己了。

“ 好了，住手吧。

” 足足好几十个耳光下去，惠妃终于开了腔，“你可知本宫为何要掌你的嘴？”

” “ 臣妾不知…… ” 那周采女已经连话都说的含混起来。

惠妃冷哼一声：“皇后仙逝，你们就当本宫也耳聋了吗？”

竟敢在背后说本宫的闲话！”

” “ 臣妾没有…… ” “ 还敢说没有！”

” 惠妃将手中的茶杯丢了去，正巧就砸在周采女额上，顿时有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，“你以为本宫就那么好糊弄？”

你在背后说本宫巴不得皇后快点儿死，好早点执掌后宫凤印，还说本宫的儿子顽劣不受皇上喜爱，远远及不上其他几位皇子，你以为本宫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” 周采女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不敢再回话，更不敢去碰额上的伤口。

其实她心里也应该明白，不管这些话她是否说过，如今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惠妃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让她立个下马威。

正殿内肃然无声，众人都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一声，半晌才又听惠妃道：“来人，给本宫把这贱妇拖出去，送到掖庭宫服役。”

” 周采女闻言抬了抬头，却终是什么都没有说，原本她说了也是无用，多说多错，倒不如不说。

至少还能留条活路。

周采女被太监们拖了出去，殿内又沉默下来。

宁鸢复又低下头，在心中冷笑。

当年她还是皇后的时候，也不曾有过这样大的阵仗，纵使底下有人做得不对了，她也是小惩大诫，不会动不动就送去掖庭宫，更不会下这样重的手。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可如今的后宫，真的已经易主了。

“娘娘，人既然已经发落了，就不必再动气了。

”方才人一直与惠妃交好，此刻终于笑着开口打圆场，“您瞧瞧，众位姐妹都还在等您的吩咐呢。昨儿个您不是说，今天和宫觐见，您要赏各位姐妹吗？

臣妾就不客气，第一个讨赏来了。

”惠妃听闻嫣然一笑，嗔道：“本宫头一个就不赏你！

你们大伙儿说说，她如今也是有身孕的人了，昨儿个到我宫里瞧见有自己喜欢的糕点就可劲儿地吃，一点儿都不注意，是不是不该赏她？

”“能吃是福。

”嫔芳仪也笑道，“就是要像方才人这般心宽体胖，将来才能为皇上添一个皇子呀！

”“没错没错……”殿中众人纷纷舒了口气，开始谈笑起来，宁鸢却顿觉心中悲凉。

转世重生当真是好事吗，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与皇上再续前缘又是不是真的可以？

当了太久的妻，她几乎忘却了什么叫作“妾”，更何况是这最末等的妾。

她要费尽心思让皇上注意到她，可焉知会不会在皇上注意到她之前，就先被惠妃注意到了而死无葬身之地呢。

一山不容二虎，来日她若得势，惠妃绝不能容她。

第三章 一箭双雕从宝华殿中出来的时候已近午时，因早晨忙着梳洗装扮并没有吃东西，宁鸢骤然到了日头底下不禁有些眩晕。

但毕竟还在宝华殿门口，她不好表露，只好硬撑着往秀坤宫的方向走了好长一段路才一个踉跄停了下来。

“这位姐姐不要紧吧？

”正晕乎乎着，忽而有一双手扶住了自己，宁鸢一抬头，便瞧见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子搀扶着她。

这位女子她也未曾见过，但当即还是谢礼道：“我不要紧，谢姐姐关心。

臣妾秀坤宫宁采女，不知姐姐如何称呼？

”那位女子尚不曾开口，她身边跟着的小丫头回道：“这是凌御女，随纪美人住祥鸾殿。

”“原来是凌姐姐。

”宁鸢略福了福身子，“臣妾不大出门，所以不认得姐姐，还请姐姐不要怪罪。

”凌御女温柔浅笑道：“妹妹不必与我这般客气，我叫凌若幽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

”凌若幽，听这名字她倒是想起几分了。

皇上登基的时候，各地皆选送了女子入宫，这凌若幽就是那个时候被送进宫来的，只是她父亲官职不高，所以当时给她拟了一个御女的位分。

原来是出身小门小户的女子，怪不得如此好说话。

宁鸢心中的防备瞬间卸下许多，笑道：“我姓宁，单名一个鸢字。

只是我却不能直呼姐姐的名字，毕竟是在宫里，不好乱了规矩。

”“那便都由你吧。

”凌若幽也不勉强，“对了，你身边怎么连个跟着的人都没有？

瞧你脸色苍白的，可是不舒服？

”宁鸢摇了摇头：“不碍事，许是早上没吃什么东西，加上这会儿日正当午，才有些头晕。

方才惠妃娘娘赏了好些东西到秀坤宫，我身边伺候的丫头帮着嫔芳仪那边的人拿赏赐去了。

”“那我便送你回宫吧，秀坤宫离祥鸾殿也近得很。

”不由分说，她就已经挽着宁鸢向前走去，宁鸢想了想便也没有拒绝，在这宫里，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。

絮絮叨叨说了一路闲话，凌若幽将她送至宫门口方才告辞，宁鸢目送她走远，回到自己偏殿的时候春禾也回来了。

宁鸢见她一脸欢喜，不由得笑问：“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开心？

”“惠妃娘娘好大方，赏了好多好多东西！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春禾眼睛闪亮闪亮的，“里面有不少都是奴婢从来没有见过的，而且娴芳仪也大方，分了不少给各偏殿。

奴婢刚送去库房存起来了，您要去看看吗？

”宁鸢黯然，摇了摇头。

有什么好东西会是她没有见过的，惠妃那儿的赏赐，怎比得她从前甘露殿中的一半。

见宁鸢并不感兴趣，春禾有些惋惜，但很快又转换话题道：“方才奴婢似乎瞧见凌御女了，您是和她一块儿回宫的？”

”“我在路上有些不舒服，她送我回来。

可有什么不妥？

”春禾四下张望了一番，走去将房门掩好，方道：“奴婢劝您不要与凌御女过从甚密，从前您总是待在屋里不愿出门，所以不知道。

那位凌御女入宫没多久便得罪了惠妃娘娘，娘娘很不待见她呢，您要是与她走得近，若让惠妃娘娘知道了，难免要不痛快。

”那凌若幽看起来为人直爽，也难怪会不经意间就得罪了惠妃。

也罢，她们二人只是初识，想来分居两宫，日后就是想要亲近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倒是不必放在心上。

“对了。

”春禾正要出去，一转身又记起一件事，“今晚皇上要来秀坤宫用膳，采女要不要去正殿作陪？”

”“皇上要来？”

”宁鸢一怔，心中涌起淡淡的喜悦与期盼。

她已经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他了，自相识以来，二人就不曾分开过这样长的时间。

可是要去吗？

宁鸢蹙眉，又觉得有些不妥。

听他们说来，这个宁鸢之前是十分淡薄的性子，不仅不常出门，就是皇上来了也几乎不去正殿作陪，此时她若忽然转了性子，难免惹人怀疑。

想去去不得，想见见不到，莫不是悲思愁苦。

纵然千般不愿，她低叹了口气，也只好摇头拒绝了此事。

“您不去？”

”春禾不解，“虽然皇上常来，可难得用膳的时候许偏殿陪着，您真的不去？”

”“皇上来这儿，主要是为了陪芳仪娘娘，咱们又何苦去扰了他们的兴致。”

”宁鸢说着给自己倒了杯水捧在掌心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“你平时可有留意皇上约多久来一次秀坤宫？”

”春禾细细回忆了会儿：“一月之内总也会来三四回，回回都是用了晚膳之后留宿，皇上还是很疼爱芳仪娘娘的。”

”宁鸢应了一声，吩咐道：“这几日你替我准备一些莲子和薄荷，暑热难耐，我想亲手做些薄荷莲子羹给芳仪娘娘送去。

”春禾忙点头称是，宁鸢想起芙儿的事，又问她：“对了，不是新封了一位沈才人吗？”

你可知今日她怎么没去宝华殿？

”“奴婢听说，沈才人向皇上请了旨，要先皇后守丧一年，皇上也许了，准她不参与后宫诸事。

”原来是这样……芙儿到底是不愿意做这个才人的，只可惜木已成舟，她又是沈家现在唯一的女儿，她不来担这份责任谁人来担呢。

名门贵戚与皇室之间的婚姻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感情，那些盘根错节的前朝关系，难免要将女子作为牺牲品。

芙儿是聪明的，她知道皇上册封她为才人完全是因为沈家在前朝的地位，所以自请守丧韬光养晦，可俗话说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，一年之后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光景。

宁鸢缓缓喝着杯中的水，又恨自己心中一片清明——把什么事情都想透了、看穿了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
将薄荷梗一一洗净后放入收集的晨露中用小火慢煮，煮透之后再过滤澄清，然后将莲子去皮去芯，加入澄清的薄荷汁中用小火焖着，直至莲子完全酥软方可加糖调味……如此折腾近两个时辰，才可得一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碗薄荷莲子羹。

春禾连连咂舌：“难为您天还未亮就起身去收集晨露，又在这小厨房里忙了一早上，总算是做好了。可咱们都已经往正殿送了好几日的莲子羹，怎么芳仪娘娘那边儿一点动静都没有？”

宁鸢小心地将羹汤盛入白玉碗中，又撒了几缕撕碎的荷花瓣在上头，看着粉白相映煞是好看这才慢条斯理道：“斜江风起动横波，劈开莲子苦心多。

你且将这薄荷莲子羹送去，该来的，总会来。

春禾半信半疑地将羹汤装入食盒中送去正殿，半炷香后回来时已是兴高采烈：“采女，娘娘让您今日再准备一些送去呢！”

说是晚上皇上要过来，娘娘觉得这薄荷莲子羹清热去火，想给皇上也用些。

比她预计得更快了一些，宁鸢看了看还剩下的晨露，不禁有些遗憾：“不知道皇上今日就会来，晨露准备得少了点儿，晚上定是不够，只好用寻常的水替代了，味道难免要差些。

春禾一愣：“您知道皇上若来，芳仪娘娘会让您准备薄荷莲子羹？”

奴婢还只当是……”“当我想讨好嫔芳仪？”

宁鸢笑了笑，“你没想错，我住在这秀坤宫，她是一宫主位，我理当与她交好。

“那现在可谓一箭双雕！”

春禾不禁喜笑颜开，“奴婢猜测，定是芳仪娘娘知道皇上可能也喜欢喝薄荷莲子羹，所以才叫您准备。

哎呀，那您也梳妆打扮吧，说不定皇上当真喜欢，娘娘就将您引荐给皇上了！”

宁鸢莞尔：“我只为与嫔芳仪交好，其他的……你真以为她会让我去见皇上？”

“不会吗？”

春禾不解，宁鸢扬了扬眉，也不想多解释什么，兀自从小厨房中走了出去。

她又想起了当年，那时候皇上还未登基，他们还在王府中过日子。

有一年大暑，她亲手为还是王爷的他做了这薄荷莲子羹，谁知他竟喜欢得很，便常常要喝，就是到了冬天也还惦念着夏日快来。

当时府里头都知道，也有些人学着做给王爷吃，只是都做不出她做的味道来。

嫔芳仪那个时候也已经在王府中了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知道的，如果今日皇上喝了这薄荷莲子羹不喜欢也罢，若是喜欢，她又岂能不说这是她自己的一片心意呢？

宁鸢从未想过靠这羹汤来让皇上注意到自己，只求势单力孤的她在这后宫中，能先找到一个依托。

如她所料，那晚嫔芳仪果然没有让她过去，只是第二日一大早，听云就过来请宁鸢去正殿一聚。

宁鸢心里早有准备，简单挽了个单螺髻穿着杏色罗襦裙便带着春禾去了正殿。

因时辰尚早，嫔芳仪半卧在榻上也并未精心梳妆，正半眯着眼睛休息。

榻前摆了一盆刚从冰窖起出的冰块，听云则立在她身旁轻轻摇着竹丝扇。

宁鸢走到近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全礼：“臣妾恭请芳仪娘娘万安——”“你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嫔芳仪的声音便响起，“快免礼吧，赐座。”

她说着，又吩咐殿内另一名宫女道，“浅儿，去给宁采女端一碗冰镇酸梅汤来。”

宁鸢忙谢恩：“谢娘娘恩典。”

娘娘今日看起来似乎有些疲累，臣妾实在不该一早就过来叨扰。

嫔芳仪笑道：“不过是昨晚陪皇上说话说得晚了一些，没什么要紧的。

倒是我们姐妹之间平时走动得不多，如今有时间，是该好好说说话。

“娘娘说的是，臣妾早些时候身子一直不适，所以不能常来陪伴娘娘，是臣妾的不是。”

“既然是姐妹之间，就不必这样客气了。”

嫔芳仪看着她，眼中隐隐有赞许之意，“你现在的那间屋子，住得可还好？”

我瞧着这几日正是最热的时候，你那儿太阳西晒，怕是不舒服。

宁鸢忙道：“谢娘娘关心，臣妾住着挺好的，夏日难免热一些，但等天凉快了，冬日里也有阳光，倒是别人盼也盼不来的。”

嫔芳仪淡笑：“你倒豁达，那我也不便勉强你。”

话正说着，宫女送上了冰镇酸梅汤来，她努了努嘴道：“快喝点儿吧，说了一会儿话，也该渴了。”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”宁鸢点头称是，微微抿了一口，顿时一股清凉涌入喉间，恰到好处的酸甜十分解渴：“娘娘殿里的厨子好手艺，臣妾许久没有喝过这样好的酸梅汤了。”

”“那便多喝一点儿。”

”娴芳仪道，“只是酸梅汤也不过寻常物件，人人会做，倒是妹妹你这几日给我送来的薄荷莲子羹，就连皇上也都赞不绝口呢。”

”总算是说到正题了，宁鸢心中浅笑，面上却是淡然：“娘娘谬赞，臣妾不过是想薄荷凉爽、莲子清热去火，这才做了一些给娘娘送来。”

既然娘娘和皇上都喜欢，臣妾不如把烹制的法子教给娘娘，皇上来了若能喝到娘娘亲手做的薄荷莲子羹，一定觉得美味了十倍。”

”娴芳仪却摆摆手，笑容间颇有些深意：“这倒不必了，就劳烦妹妹做羹汤的时候，顺道给我做一些吧。”

我这人手笨嘴拙的，怕是学不会。”

”宁鸢没有料到会这样，愣了一下，又听她道：“皇上晚间总爱用些点心，我看你手巧，不妨再琢磨琢磨有什么糕点能配着薄荷莲子羹一块儿用的。”

”“是。”

”宁鸢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先应承下来，心中却满是疑惑。”

听娴芳仪的意思，竟是有意要将自己举荐给皇上，可这未免也太快了，宫里不是个人人都可以尽信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小心思。”

她虽摆明了想要靠拢娴芳仪，可对方还没有摸清她的底细也不曾仔细观察，怎就透露出此意来了？”

可再转念细想，宁鸢就渐渐明白过来了。”

如今宫里惠妃独大，次之为娴芳仪，再次之为纪美人。”

纪美人虽育有皇长子，但素来性子恬淡，常伴在太后身边吃斋念佛，并不参与后宫这些蝇营狗苟之事。”

其余的人，大多依附惠妃，其中略得宠的也有几个，好比方才人、严宝林等人，如此看来，娴芳仪跟前倒确实没有个可心的人。”

这一切心思都不过在转眼之间，宁鸢顿了顿，接着方才的话道：“臣妾不常伴在皇上身边，也难得见天颜，臣妾琢磨着，若是做好了糕点，还是送到娘娘这儿来。”

娘娘若觉得好吃，便叫臣妾再给皇上做一些。”

”“如此也好。”

”娴芳仪眉眼含笑，“那你便先回去吧，一会儿皇上下了早朝还要过来用膳。”

你今日也不曾妆点，不宜面圣。”

何况来日方长，总会有机会。”

”“是，臣妾告退。”

”宁鸢起身行礼后，便拜别了娴芳仪往自己的偏殿去。”

既然娴芳仪说来日方长，那她且静静等待。”

皇后仙去，正巧给了后宫众人一个机会去接近皇上宽慰皇上，这么多人都虎视眈眈着，她若不能一朝得宠，恐怕就要命丧黄泉。”

第四章 惊雷滴碎荷声万顷，浮萍乍满清池。”

天阴沉了整整一日，傍晚时分终于狂风暴雨而至，天边乌云如墨，轰隆隆的雷声响彻长安。”

宁鸢倚窗而立，瞧着外头烟雨蒙蒙的一片，心里头还在琢磨着要做什么点心。”

从前她做薄荷莲子羹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做一些红豆马蹄糕，皇上亦十分喜爱，可如今若一切都照着从前来，未免太露痕迹。”

但别的能让皇上喜欢的，在这时节又取不到上佳的食材，着实有些费神。”

一道闪电自天际划过，骤然照亮了整座宫殿，随即一声炸雷，宁鸢心中一跳，蓦然往后退了两步，就看见春禾打着伞从院子里奔来。”

她头发有些散乱，身上也几乎湿透了，好不狼狈，宁鸢忙去给她开门。”

“这大雨天的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春禾一脚踏入屋内，迅速关上门后用背抵着瑟瑟发抖，一张小脸竟是煞白。雨水顺着她的发际淅淅沥沥地滴落下来，细看之下左脸上赫然有被打过的痕迹。

宁鸢心中一凛，忙问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”春禾眼神有些许空洞，半晌之后才傻傻地看向宁鸢，哆嗦道：“奴婢……奴婢路过秀坤宫，被惠妃娘娘训斥了一顿……”“训斥？”

她为何好端端的会去训斥你？”

”宁鸢百思不得其解，“她可是命人掌嘴了？”

你脸上有些肿，我去拿鸡蛋给你敷一下。

”“不用……”春禾拽住了她的袖子，身子虽还在打战，神色却已经镇定了些，话虽说得断断续续，但也能让人听明白了，“奴婢……奴婢原本是要直接回宫的，谁知路……路过太液池的时候看见了一直跟在惠妃娘娘身边的盈香。

她见了奴婢，就……就说娘娘有事召见，奴婢便去了。

”“然后呢？”

”“惠妃娘娘一见奴婢，便问了薄荷莲子羹的事。

”薄荷莲子羹！”

宁鸢一怔，忙盘算着惠妃是如何得知此事的。

前晚皇上夜宿秀坤宫才尝到了莲子羹，那必是昨晚夜宿宝华殿时对她提起了。

惠妃娘娘好小的心眼儿，一碗羹汤也能让她如此惦记！

春禾说到此处亦是顿了顿，才接着道：“惠妃娘娘问来问去，其实也不过想知道您那碗羹汤究竟是为了娴芳仪还是为了皇上。

”“那你怎么说？”

”“奴婢自然说，娘娘是想着天热，便做了一些给娴芳仪送去，好清热解火，从未想过皇上也会品尝。

”“这样说没错，那为何还……”春禾眼中隐有泪意：“娘娘并不相信奴婢，奴婢死死咬住了不肯松口才放奴婢回来，且叮嘱了不许乱说。

”宁鸢稍稍松一口气，忙宽慰道：“还好，只是挨了两巴掌，一会儿用鸡蛋敷一敷也就没事儿了。

来，先过来把湿衣服都换下，再喝杯茶压压惊，今儿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
”说着，她挽起春禾的手想要往前走，谁知春禾猛地将手缩回去，脸上又显现出惊恐之色，仿佛想起了什么不愿意回想之事。

宁鸢看着她的样子不知为何心就猛地揪了起来：“可是……还有别的事儿？”

”“采女，奴婢害怕！”

”春禾忽地便哭了起来，也顾不得规矩不规矩便上前一把抱住了宁鸢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。

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”宁鸢更惊，忙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，轻言细语地安慰她，“你别怕，别怕，你现在回秀坤宫了，安全得很，有什么事儿都慢慢说。

我虽人微言轻，可上头还有娴芳仪，还有太后呢，你别怕。

来，告诉我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”春禾呜呜咽咽道：“奴婢……奴婢从宝华殿后头绕回来的时候，看见……看见……”她又顿了顿，抽泣了好一会儿才道，“奴婢看见他们在埋个活人！”

”“什么？”

”宁鸢一愣，疑是自己听错了，“你说他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”“他们把人给活活埋了！”

”春禾浑身战栗，“奴婢瞧得真真的，那人还活生生地在挣扎！”

”宁鸢心头一紧，联想到那场景几欲作呕。

她早知道惠妃手段狠辣，却不想会做出如此狠毒之事，奴才们就算犯了大错，也有体面的死法，这把人活活生埋又算什么。

“采女，奴婢害怕……他们会不会也把奴婢这样处置了……”春禾还在哭着，情绪一时释放了便难以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收回，看来确实是受了不小的惊吓。

宁鸢虽然震惊，但知道此事自己根本就插不得手，春禾既然看见了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要保住她的平安：“他们可有发现你瞧见了？”

“春禾哭着摇头：“应当没有……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否则她也不能活着回来了，宁鸢心中了然，她看着春禾，语气轻柔却不容置疑：“那记住了，你今日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日后一个字也不许说出去。各宫有各宫的规矩，惠妃娘娘处理她宫中的人自有她的道理，你千万千万不可再对旁人言说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春禾连连点头，却又哭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奴婢瞧得真切，那被处置的，根本就不是宝华殿的人。”

“那人你认得？”

是谁？

“是……是从前服侍皇后娘娘的晴芳姑姑！”

“晴芳！”

宁鸢只觉得胸口一紧，双腿发软，人便踉跄着向后倒去。

“采女！”

“方才还泪眼蒙眬的春禾这会儿倒是被她惊了，忙一把拉住了她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，“您这是怎么了，您可别吓奴婢。”

“宁鸢眼神空洞，脑中亦是一片空白，良久才木然问道：“你确定……是晴芳姑姑？”

“春禾怔了怔，犹豫了下才点头：“奴婢入宫的时候随姑姑学过规矩，不会认错。”

“几个炸雷又在乌云中翻滚，外头闪电耀眼，就仿佛划过了她的心口。”

宁鸢缓缓转醒，心中的疼痛便一波一波袭来。

是晴芳，竟会是晴芳。

年幼时，母亲把年长她五岁的晴芳带到她身边伺候她，晴芳便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般照顾。

她做错了事情，她会抢在之前承担责罚，毫无怨言。

她生病昏沉，她会守几天几夜，不眠不休。

她嫁入王府，她簌簌落泪，比自己嫁人了还要开心。

开心时，晴芳会在身边，难过时，她更如姐姐一般照拂自己，二十年的时间不离不弃，可如今，她竟就这样不在了？

眼泪不知何时夺眶而出，可她却哭不出声音，只好死死咬住嘴唇，任由腥甜的血液流进嘴里，更显出苦涩与心痛。

外头依然大雨滂沱，佳人却永不再，可是老天也在为她哭泣……“采女？”

采女您怎么了，您可别吓奴婢啊……采女？”

“春禾原本心里就还在害怕着，见宁鸢忽然变了副模样更是担心，急得眼泪也啪啦啪啦掉了下来。

宁鸢泪眼婆娑地看着她，嘴边有千言万语，却什么都不能说，只能自己咽下去。

疼痛让她想放声大叫，想痛快落泪，可理智却要她收敛，要她淡然，要她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胸中似有一块大石紧紧压着，让她透不过气来，却又还留那么一丝缝隙，告诉她必须要挣扎，要苟延残喘地活着。

雨声渐渐变小，天际也微微有了一丝雨后的光亮。

宁鸢终于慢慢回过神来，收住了眼泪。

她知道春禾心中必定有许多疑问，却也不能一一解释了，只好随口道：“当年我尚为宫女时，也曾受过晴芳姑姑的恩惠，我原本没有想到会是她……刚才一时情难自禁，也算哭一哭送她上路了。”

“春禾本就受了惊吓，再被宁鸢这么一吓，此时反倒忘了哭，连连安慰说：“您且放宽心，晴芳姑姑一定会知道您的这份心意的。”

她一直伺候在皇后身边，您就当她是陪皇后去了。”

“是，她是去尽她们的主仆情谊了。”

“她是替自己承受了那么多年来惠妃对她的怨恨，临了都还是为了她。”

宁鸢用手帕拭去眼泪，心思已经完全清明，“春禾你且记住，今日之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，就是你自己也要将它忘掉，知道吗？”

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春禾称是：“奴婢不想给自己找麻烦，也不敢给您找麻烦，今日之事，已经忘了。

”她虽心中有许多害怕，但到底还是个明白人。

宁鸢轻叹口气，挥挥手示意她回房换衣服休息去，便自己也回到床上躺下。

夏日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眨眼间天竟已然放晴，只闻得院子里鸟鸣阵阵，蝉声绵绵，还有屋檐上淅沥落下的水珠，清脆叮咚。

宁鸢闭上眼睛，心思已是百转千回。

转世重生，她原未想去争得一些什么，即便不那么受宠，她也只求还能再看见皇上，还能陪在他身旁。

可如今晴芳之仇却不能不报，他人既然要将事情做得如此狠绝，她断没有白白受着任人宰割的道理！惠妃不是想做皇后吗？

从今日开始，宁鸢便要她这念头从此成为梦幻泡影。

她小小采女家门戴罪之身不敢高攀，可娴芳仪的家世背景眼下比之惠妃已经毫不逊色，她就不信凭她这么多年对皇上的了解，与娴芳仪联手会斗不过她！

第五章 中秋夜宴几日之后，果真从甘露殿传来了晴芳失踪的消息，宁鸢神色如常，只当什么都不知晓，潜心准备娴芳仪要她琢磨的糕点，倒也真想了个点子，当下准备妥当作好了送去正殿，不多会儿，那边便有人过来请她过去。

“臣妾恭请芳仪娘娘万安——”“起来坐吧，你我之间，不必这许多礼节。

”娴芳仪坐在上首，见她抬头的一瞬间，眼中毫不掩饰地闪过了惊讶之色。

宁鸢心中了然，也只是淡笑着谢恩坐下。

她今日不再素面而来，早在把点心做好之后就已经悉心装扮，一袭草绿色的襦裙随风轻摆，娇嫩青葱。

娴芳仪既有意扶持，她也要让她知道自己确实值得她花费心思。

“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儿总爱穿颜色艳丽的衣裳，你这草绿衫子倒真少见。

不过……”娴芳仪顿了顿，笑道，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

你这样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”“娘娘谬赞，”宁鸢道，“娘娘身份高贵，穿着艳丽才真真好看，臣妾不过蒲柳之姿，选这草绿色也只因为天气炎热，想着穿淡雅些，看着也凉爽。

”“是这个理。

”娴芳仪赞许，“我瞧着，你倒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，怪不得做什么事儿都这般让人喜欢。

”她说着眼就摆在手边的糕点，那正是宁鸢才派人送来不久的，“味道很好，我吃出了桂花的味道，似乎还有些碎藕丁，只是不知为何闻起来不单有桂花的香甜，还另有一缕幽香，你还放了什么？

”宁鸢细细解释：“臣妾这几日一直在琢磨要做些什么别出心裁的糕点，可想来想去，山珍海味皇上也都吃过了，臣妾再怎么心灵手巧，恐怕也比不过司膳房的人。

后来看着丹桂飘香莲花满湖，臣妾心想，倒不如做些时鲜的。

如娘娘所说，这糕点里头，有磨碎的桂花粉和切碎的莲藕丁，至于那股幽香，大概是因为蒸煮糕点的水用的是荷花水。

”“荷花水？

”“正是，臣妾将荷花洗净了放入水中煮沸，澄清晾凉，再用那煮过荷花的水放在蒸笼下头蒸糕点。如此一来，荷花的清香便能一点一点渗入糕点里边。

再者，奴婢用来盛放糕点的是刚摘下来的荷叶，恰好能护着这香味不散。

”“原是如此……”娴芳仪怔怔地盯着那点心看了会儿，嘴角缓缓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，缓缓道，“下月中秋佳节，和宫夜宴……你，也去。

”“臣妾也去？

”宁鸢一愣，着实没有想到。

娴芳仪挑眉：“你不想去？

”“那倒不是……”短暂的愣神，片刻间她已恢复了常态，“臣妾只是想着，和宫夜宴，宝林以上的位分才能在御前陪着，可臣妾身份低微……”“纵使身份低微不能在御前伺候，但精心准备，为皇上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献舞一曲却也没有什么不可。

若还能奉上亲手准备的汤羹点心，想必单是这份心意，皇上也会放在心上。

”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，若她还不能明白，就当真是枉费了娴芳仪这一番苦心了。

宁鸢站起身对娴芳仪行了个大礼，低眉敛目：“娘娘提携之恩，臣妾永记于心。

臣妾定当好好准备，中秋之日绝不让娘娘失望。

”娴芳仪微笑着点头，只是笑容之中，却仿佛总有一丝苦涩。

宁鸢谢恩告退，心中明白她那一丝苦涩是从何而来。

后宫佳丽三千，谁人不想得到皇上的盛宠，可谁人又能永远一枝独秀？

为了保住自己长远的富贵荣华而精心设计，要亲手将别的女子送上龙床，心里怎能不苦。

闭了闭眼，宁鸢忽然有些害怕了。

当年她是皇后，她的身份和皇上的宠爱让她从来不需要去操心这些事情，但以后呢？

她再世为人，身份早已不同，难保日后有朝一日她也要像娴芳仪这样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

这些事情，她不愿也不想。

夏去秋来，立秋之后，正午的时候日头虽还毒辣，但早晚时分却已是凉了下来，只是此时已近傍晚，秀坤宫后院里的宁鸢依然香汗淋漓，脸上热得红扑扑的，倒添了几分娇憨。

自那日从娴芳仪处回来，教她跳舞的舞娘便悄悄住进了秀坤宫，每天调教着她。

宁鸢从前也细细学过舞蹈，如今重拾旧爱，倒不算难，不过几日，就跳得越发顺畅了。

不过跳得顺畅还远远不够，想要在皇上面前一舞使其倾心，不单舞姿要美，心思也不能少花。

“采女累了吗？”

午歇之后就一直在练习，不如先休息一会儿，喝点水润润嗓子。

”教她跳舞的舞娘名唤云初容，眉长入鬓，口似樱桃，体态纤纤，柔若无骨。

宁鸢略停下来，接过春禾递来的帕子擦了擦汗，嫣然一笑：“我还不累，正在兴头上呢！”

只是不管怎么练，总觉得无法比拟当年杨贵妃一二……不，莫说杨贵妃，就连你，我也是比不上的。

”云初容低下头若有所思，静默了会儿道：“这霓裳羽衣舞本也不是原曲了，只是我尽力想去复原罢了。

你虽有些舞蹈底子，但这舞到底是有些难的，我想着，或许还应该再改动改动。

”“我原不是很懂，不过既然挑了这支舞，若再改得面目全非，就白白浪费你的一番心意了。

”宁鸢喝了口茶，又道，“再练几天吧，离中秋尚有大半个月，若还是不好，换一曲简单些的，也很方便。

”云初容点点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笑得温和清雅：“芳仪娘娘慧眼，采女是个聪明人，想来不会让大家失望。

”宁鸢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，正要说话，就听见个颇为熟悉的声音道：“我当妹妹在哪儿，原来在这后院里，叫我一顿好找。

”她忙循声看去，竟是凌若幽袅袅婷婷地走来了。

“哟！”

”凌若幽边说边走近，“瞧着这是在跳舞呢？”

妹妹今日好兴致。

”宁鸢忙将手中的茶杯递给春禾，疾步上前略施了一礼：“凌姐姐安好，怎么今日忽然来我这儿了？”

”凌若幽扶她起来，眉眼弯弯：“我在宫里头无聊得很，想起上回和妹妹聊得投契，所以才想来看看妹妹，倒不知打扰妹妹跳舞的雅兴了。

”她说着看向云初容，面上便有惊艳之色，“这位姐姐倒是有些面生，不过生得真好看！”

”云初容低头上前见礼：“妾身云氏，只是宫中的舞姬，来教宁采女跳舞罢了，不敢受此夸奖。

”“你还找了舞姬来教你，看来不是闹着玩儿呢。

”凌若幽有些好奇，“你怎么忽然想起学跳舞了？”

”献舞之事本就只有几人知道，娴芳仪断然不会四处张扬，在中秋之前让旁人知道自己会落下这么一颗棋子，可眼下被凌若幽撞了个正着，说是不说？”

宁鸢心中犹豫，笑着看了云初容一眼，只见她微微垂目，却看不出是个什么态度。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但时间容不得她细想，索性实话道：“不瞒姐姐，芳仪娘娘看皇上近来神思倦倦，所以在中秋宴上想给皇上献舞。

只是娘娘身份尊贵，在那样的场合也不大合适，便由妹妹代劳了。

”她相信凌若幽是个聪明人，况且早前听春禾说她与惠妃结下了梁子，想来也不会再来拆烂芳仪的台面。

“我说呢，竟是这样。

”凌若幽神色自如，看不出任何情绪，“也好，我这会儿瞅着，妹妹倒当真是一副跳舞的好身段，相信中秋夜宴当日，表现一定不俗。

”“承姐姐吉言。

”“妹妹客气了。

”凌若幽莞尔，“我不知妹妹要跳什么舞，只是想起幼时父亲曾请了舞姬来家中，那位舞姬翩若惊鸿，舞蹈之时还能抚琴弄弦，美得有如天仙下凡。

我就想，再好的舞蹈，皇上恐怕也都看过了，妹妹可要在别的上头多下些功夫。

”宁鸢连连颌首：“姐姐说得有理，我许久不跳舞，正想着自己身子骨都不软了，难免要丢脸，姐姐这是给我灵感了。

”凌若幽笑着摇头，道既然她在习舞就不打扰了，遂带着宫女离开了后院。

宁鸢让春禾送她们出去，自己心里还是有些没底：“素日里都没有人来找我，也不知今日她怎么就来了。

你看……”此时云初容才抬起头来，遥遥望了望凌若幽的背影：“虽然献舞之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但本也不是什么秘密。

”她说着顿了顿，眼神转到宁鸢身上，便带了几分郑重，“有些话我说了，采女可以不听。

方才那位，不像是个好糊弄的主，采女日后若与她来往，务必要多留一些心思。

”“此话怎讲？

”云初容却只笑了笑不作答，示意宁鸢接着练习，自个儿目视前方有些出神。

宁鸢静静看了她一会儿，知道不会再等到答案，便也只好叹口气，静下心来继续跳舞。

十数日的时间眨眼而过，八月十五这日，明月高挂，太液池旁的荷花朵朵怒放，清香满园。

麟德殿内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各宫中人分坐各位，等待皇帝李纯过来。

惠妃郭静岚倚坐左首，头梳高椎髻，缀以金海棠珠花步摇，身着桃色团绣烟霞罗衫，配以金丝牡丹披帛，丰姿冶丽，国色天香。

嫔芳仪司徒露薇端居右首，挽着凌虚髻，斜插一支凤蝶鎏金银钗，穿着寒烟紫蝴蝶穿花锦绣襦裙，秋波微转，如琬似花。

继而往下，左边依次是纪美人纪蕊儿、方才人方锦茵，右边则是程才人程婉与沈才人沈芙。

虽然皇上应允了她可以不参与后宫诸事，但今日中秋夜宴，沈芙几经思量还是出席了。

她并未多做打扮，只是简单挽了单螺髻，着一身藕色轻纱罗裙，清秀婉约。

再往后，依次坐着的诸位宝林、御女，也大多盛装而来，虽不能与惠妃、嫔芳仪比之，但也是个个体水灵秀气，观之可亲。

“皇上驾到——”随着首领太监周福海的一声通传，众人纷纷从座位起身，绕到桌前跪下接驾。

“快都免了吧！

家宴而已，不必拘礼。

”先是听见个温柔谦和的声音响起，才看见一男子自麟德殿门口款款而至。

他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，明明是男儿郎偏叫人无端想起“明眸皓齿”这四个字，却又清新俊逸，雅人深致。

“皇上可算是来了！

”惠妃头一个站起身，柔柔笑着迎上前去，语带娇嗔，“臣妾们在这儿好等，都要望眼欲穿了，这才把您盼来……”李纯深深看她一眼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牵着大步向前，直至桌前坐下：“朕前朝有些事情，这才来晚了，也就你敢抱怨。

对了，怎的不见太后？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”惠妃脸上颇有些得意之色，微微环顾众人，才道：“臣妾来之前去瞧过太后了，太后说想静心礼佛，不愿来这人太多的地方。

臣妾想想也是，平日里太后就不喜欢大伙儿都往祥恩殿杵着，也就臣妾能常去陪着说说话。

”“朕知道你能干。

”李纯夸惠妃一句，见娴芳仪还在下面站着，又温和对她道，“你也过来坐，你往那儿一站，不是让旁人陪你站着吗？

”娴芳仪面上微红，低着头走过来坐下，柔声道：“臣妾看皇上和惠妃姐姐说得投契，不敢来打扰呢。不过皇上在前朝忙到这么晚，也该饿了，不如先吃点儿东西，要不然回头饿坏了，惠妃姐姐可要心疼。

”李纯大笑，示意其他人也都入座。

惠妃斜斜瞥了娴芳仪一眼，转而斟了一杯酒，面对李纯的时候又是笑意盈盈：“那就让臣妾先敬皇上一杯，祝皇上身体安康，事事如意。

”李纯举杯与她相碰，说了声“好”便一饮而尽。

娴芳仪见状，便也斟了一杯酒，道：“皇上既已喝了姐姐的酒，不妨也喝臣妾一杯。

臣妾恭祝皇上福寿绵延，大唐江山千秋万代。

”“这话说得好……”李纯连连点头，又一杯酒下肚，看起来却略有几分惘然，“大唐江山千秋万代，这话……萱儿在世的时候，也时常对朕说。

”娴芳仪笑容一僵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囁嚅着不知该如何接口才好。

惠妃蹙了蹙眉，瞪了她一眼，方对李纯柔声道：“先皇后仁慈，事事为江山考虑，也为皇上的身子考虑。

今日大喜团圆的日子，皇上可万万不能不快。

”李纯呆愣片刻，蓦然回过神来，淡淡一笑：“你说得对，今日中秋佳节，也是你与娴芳仪的好日子，朕应该开心才是。

”“臣妾的好日子？

”惠妃不解，看了看娴芳仪，见她也是一脸疑惑的样子。

“如今后宫主位空悬，诸事都要你们二人费心，亦很辛苦。

”李纯顿了顿，接着道，“何况，你们二人早年便是王府的侧妃，这么多年，也该晋一晋位分了。

”惠妃一怔，惊喜的神色掩都掩不住，她虽知道皇后薨逝，她的位分早晚会晋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

娴芳仪也是一怔，但面上更多的却是淡然。

她站起身对李纯拜了拜：“承蒙皇上关爱，但臣妾不敢居功，后宫的一切，全靠惠妃姐姐劳心。

”惠妃冷冷扯了扯嘴角，打从司徒露薇进府那日起，她就瞧不惯她那副假惺惺的模样。

李纯扶娴芳仪起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放宽心，便扬声唤周福海道：“替朕拟旨——宝华殿惠妃郭氏，毓生名阀，协辅中闺，温慧宅心，端良著德，兹仰承皇太后慈谕，晋为贵妃，赐封号……荣；秀坤宫娴芳仪司徒氏，柔嘉成性，淑慎持躬，克娴于礼，靡懈于勤。

兹仰承皇太后慈谕，晋为丽妃。

”第六章 一舞动长安“荣贵妃娘娘大喜！

丽妃娘娘大喜！

”“荣贵妃娘娘大喜！

丽妃娘娘大喜！

”恭贺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麟德殿内众人皆是眉开眼笑，忙不迭地庆贺她们二人晋升之喜，只是这中间有多少出于真心又有多少出于无奈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宁鸢此时一直在后殿候着，虽看不见殿中的情景，李纯册封她们二人的声音却是能听见的。

郭静岚又该得意了，荣贵妃……她在这后宫的位子又上了一层，再晋，就该是皇后了吧？

只是她这位分，是踏着多少人的鲜血上去的？

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她会不会被冤魂索命骤然惊醒？

## &lt;&lt;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&gt;&gt;

这些答案，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，宁鸢只知道，今日一舞之后，或许一切就会变得不同了。

云初容不单单是个好舞娘，更深谙男子的心理。

她为宁鸢安排的一切，今晚定会让她名动长安。

“皇上。

” 嫔芳仪……不，如今已是丽妃了，她的声音柔柔响起，“方才一直顾着说话，臣妾差点儿忘了，这是为您准备的薄荷莲子羹，您平日最喜欢，今儿既然刚从前朝忙完，不如先吃一点垫垫肚子。

还有这个，这也是新做的点心，您尝尝。

” 宁鸢知道，这是她已将自己准备的莲子羹与桂花藕糕呈上，接下来就该是她上场的时候了。

虽不是第一次在皇上跟前跳舞，可却是重生之后的头一回，加之她已经许久未见皇上，此刻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交替而来。

容不得她细想，外头一阵清脆的铃音响起，继而凝重的鼓声一下一下低擂，敲打得仿佛每个人都在心颤。

远远的，悠长的笛声鸣响，和着低低的鼓声，如鸣如咽，如诉如说，绵绵不绝。

突然，笛声转细，鼓声依旧，节奏却越来越快，此时琴声蓦然转响，配合着鼓点一连串的音律拔高而上，至让人意乱神迷之刻又戛然而止。

然后又是笛声，这回却不再有鼓声相伴，只是缓缓地吹奏着，如花前月下，一个女子在盈盈低诉，诉说她对男子的思念，诉说她的委屈、她的忧思。

烛火明明灭灭，麟德殿内忽有荷香飘摇，让人心醉之际，有一女子和着笛声旋着舞步姗姗而至，灯火摇曳间，竟不知她是否如仙女般从天而降，众人都有些痴了。

宁鸢蒙着月白面纱长袖而舞，梨花白双绣轻罗长裙随着舞步轻旋，裙摆上缠枝云萝花纹渐次漫开，婀娜翩跹。

管弦琵琶渐起，笛音拔高，室内灯火通明，只见女子娉婷，轻步漫舞如燕子伏巢、疾飞高翔似鹊鸟夜惊，罗衣纤细从风飘舞、长袖缭绕左右交横，顾盼流转，举步轻摇。

李纯怔怔地望着舞蹈之人，唇齿间尚有薄荷莲子羹的余味，心头猛跳。

那人明明不是萱儿，她的身姿，她的眼睛，都不是萱儿的样子，可为何看着她他就好似又回到了从前，回到他吹笛她跳舞、他作画她题词的日子里？

他忽然很想走上前摘下她的面纱看一看她的真容，可又怕此刻皆是梦一场，一走动就会惊了她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什么都不见了。

愣怔之间，竟未曾留意管弦丝竹是何时低了下去，待李纯回过神时，殿中舞蹈之地已是空无一人，唯有众人沉醉的神情能够证明方才不是梦境。

“竟是……霓裳羽衣舞？”

” 不知是谁人开口，打破了一室寂静，大伙儿方似如梦初醒，就连新晋的荣贵妃脸上竟也有一丝不舍与回味。

跳得比方才那人好的舞姬并不是没有，只是那一瞬，那满室余香烛火摇曳，总觉得跳舞的人一颦一笑都灵动起来，痴痴地就忘了追究是不是有人刻意想要承宠。

李纯低叹一声，急急看向丽妃：“跳舞之人是谁？”

” 丽妃“啊”了一声，忙笑道：“皇上方才才喝过她亲手做的薄荷莲子羹呢。

” 她知道云初容的调教不会让她失望，但当真未曾想过今日一舞会如此出色，连她也不由得醉在其中，倒不知是她小瞧了云初容还是小瞧了宁鸢。

“是你宫内的那个采女？”

” 李纯讶然，“传她上来觐见。

” “不忙！”

” 丽妃拦道，“皇上，夜宴之前她已与臣妾说了，今日只想为皇上献舞一曲略尽心意。

她身份低微，不愿在这样的场合与皇上相见，还请皇上见谅。

” 李纯怔了怔，转头瞧见荣贵妃的脸上已有些醋意，豁然笑了，摆摆手示意不见也罢。

是他痴了，以为那面纱下会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孔，却忘了他是帝王身，早有许多无可奈何。

而那个一舞倾城的女子，也已于四个月前香消玉殒，从此弃他而去了。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微风轻拂，宁鸢提着裙摆缓缓走着，不知怎么便到了太液池旁。她的心还未从麟德殿回来，眼前仿佛依然是李纯眉间微澜，沉静地望着她的样子。虽然跳舞之前告诫自己万万不能分心，可看见他的一刹那，心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着他。有那么一瞬，她几乎就要直接走去他身旁，再唤他一声“李郎”。其实她自己也不知今日的效果会这样好，云初容虽已把所有安排与她细细讲过一回，但毕竟没有身临其境，刚才跳完整支舞，宁鸢才真正佩服起她来。且叮嘱她跳完之后一定要立刻离开，不能让皇上看见她面容的，也是云初容。欲擒故纵，大概就是这个理吧！“那边什么人？”宁鸢蓦地被这声音一吓，倒真的差点儿掉进太液池中。她按了按胸口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小太监正急急忙忙地向她这边走来。“你……你是哪个宫里的？怎么还戴着面纱？”小太监有些疑惑，见这人大晚上的一袭白衣站在太液池畔，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毛，又退后了几步。宁鸢瞧他好玩儿，扑哧笑出了声：“公公莫怕，我是秀坤宫的宁采女，看这池畔风光好，才过来走一走。”“原是这样……”小太监也松了口气，行了个礼道，“那采女看完了风景就早些回宫休息吧，这儿黑黢黢的，要是不小心掉进池里可就麻烦了。”“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编辑推荐

《九重宫阙之宁鸢》编辑推荐：此后宫门似海，盘根错节，她只能小心翼翼、步步为营，希望一朝宠冠后宫。

是沈萱还是重生后的宁鸢只愿和他携手。

这本是最不一样的宫斗。

穿越与宫斗的完美结合。

故事情节复杂矛盾，在文的开头隐藏了一个秘密，后文皆为揭密的过程，其中参杂各种尔虞我诈。

情节残忍，真相惊人。

<<九重宫阙之宁鸢（全2册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